

現 代 作 家 文 叢

郭沫若文集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郭沫若文集

現代作家叢書第二集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



現代作家文叢第二集

郭沫若文集

初版一——一〇〇〇〇册
定價國幣

著者 郭沫若

版權代表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主輯者 梅林

發行者 陳冠英
春明書店代表人

發行所 地址：
上海四馬路中畫錦里口
春明書店有限公司
分店：長沙南陽街中市

特約發行

南京 狀元境聚珍書局
廣州 光復中路二二八號東方書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分售

關於刊行現代作家文叢

本文叢原來定名為新文學叢書的。這是比較大方的一種名稱。但書店方面因為刊行了今文學叢刊，恐怕混同，要求改為今名。考慮結果，覺得沒有什麼不方便，就決定下來。

關於本文叢的編選和刊行，其主要原因，不外爲了街坊間盜印作家的著作過多，損害了作家的版權，影響了作家的版稅。其次，那些盜印書又大抵非常不負責任，不得作家同意，隨意竊編，隨意閹割，而封面的庸俗，印刷的惡劣，猶其餘事。但偏偏以「代表作」「傑作選」欺騙讀者。爲消除這一唯利是圖的惡劣風氣，爲保障作家權益，以及爲使讀者不再受欺騙，本會乃於本年夏季代表作家向各盜印書商交涉，同時代表作家版權，在春明書店刊行了這一套文叢。

這是一樁頗爲艱辛的工作，盜印書商之所以敢於公然盜印作家著作，有其歷史的原因；但交涉結果卻相當圓滿。盜印書商知道盜印作家著作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是有背良知並且犯罪的行爲，大抵都在本會所提出的最低條件之下合情合理的解決了。自然，街坊間還有若干盜印書商在，但事實會告訴他們，肆無忌憚地吮吸作家的腦汁心血，在人情法理都不容許的情形之下會有怎樣的結果的。

作家與出版家是站在一條線上的友伴，他們的使命與目的是共同的，應該親密地合作。因此，現代作家文叢的刊行，算是本會作家與春明書店正式合作的開始。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十日。

目次

• 第一輯 •

孔東洋吃餅	二
孟夫子出妻	五
秦始皇將死	一
楚霸王自縊	一七
荆軻刺秦	二九
賈長沙痛哭	二六
中國的勇士	四四
函谷關	四七
鵝鵝	五三

• 第二輯 •

飄流三部曲	六〇
萬引	九一

菩提樹下.....一〇二

芭蕉花.....一〇五

路畔的薔薇.....一〇八

夕暮.....一〇九

水墨畫.....一一〇

山茶花.....一一一

白髮.....一一二

尙儒村.....一一三

丁東草.....一一九

• 第三輯 •

初出藝門.....一二二

幻滅的北征.....一二八

北京城頭的月.....一三六

世間最難得者.....一四三

樂園外的蘋果.....一五〇

第

一

輯

孔夫子吃飯

孔夫子和他的門徒們困在陳蔡之間已經有七天沒有見飯了，不唯沒有見飯，甚至連菜湯水都沒有見過。

大家都餓得來不能動了，東倒西歪地在一座小村落外的山林子裏睡着。

他們在七天前初到那兒的時候是傍晚時分，因為走得疲乏而且口渴得難耐，有幾位弟子便滿不客氣地從鄰近的瓜田裏偷了幾個香瓜來讓先生和大家解渴。他們當晚便在那兒露宿。但不料第二天清早醒來，他們却爲當地的農民包圍着了；偷瓜的時候是被人看見了，故鬧惹出了這場亂子。

純樸的農民以爲他們是夥盜，只是把他們包圍着，却不敢更進一步怎麼他們，他們師弟們却又沒有胆量跑去向農民疏通，就因爲沒有胆量，因爲怕死，孔子那樣的大聖人固不用說，連最勇敢的子路，最能辯的子貢，都寧沒中用了。

就這樣一羣人便不能不乾餓下去，餓了足足七天，還能動的人實在就只剩下一個顏回了。

顏回究竟不媿是「其心三月不違仁」的大賢，餓到了第八天上的清早，趁着孔子還在睡覺的時候，他鼓起了他的仁者必有的勇氣，把一張白布片來拴在孔子的拐杖上作爲投誠的旗號，他拿在手裏走出林子去向農民軍投降。

純樸的農民究竟是好說話，看見顏回那個慈祥的和農民的愚魯相差不遠的面孔，又聽着他以樸訥的言辭說出了他們的來歷，他們才曉得是出於誤解，便立即把圍解了。而且還可憐他們，送了些白米給顏回，讓他拿去煮給他的先生和同學們吃。

顏回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他的心裏真正是給了農民以無限的祝福，無限的感謝。他把米拿着回林子去，見了先生，把詳細的情形說了，不用說我們的聖人和他的大賢們也是喜歡得什麼似的。孔夫子心裏想：究竟顏回是不錯，他這

人是在我之上。但他沒有說出口來，他說出口來的是：

「我不是早就說過嗎？我是有天老爺看承的呀。」

好在林子裏的柴火方便，顏回回頭便去一手一足地把米淘好，搬了幾塊石頭來做成灶，便煮起稀飯來。因為他想到肚子餓久了的人，不能頓時吃硬飯。

孔夫子和一羣弟子們不用說仍然是沒有動，但他們都安了心，沒有什麼焦愁的了。有幾位稍微還有點焦愁的，是看着顏回的一舉一動太紆徐，好像故意在和他們的肚子作弄，又怕的米太少，稀飯不夠吃。

這樣淡薄的焦愁，在我們聖人心中也在所不免。我們的孔夫子睡在一棵大樹下一段高的地方，看着同樣餓了七天的顏回在那兒有神沒氣的煮飯。看他煮了好一會，把鍋蓋揭開了來，但使他感覺着了很大的不快：他看見顏回揭開了鍋蓋來，便把另一隻手在鍋裏搗了兩指的飯來送進口來。這下便很傷了孔子的尊嚴。因為孔子是一團人的領袖，連我領袖都還沒有吃的時候，你公然就先吃，這是孔子在肚裏斥責顏回的話，但他沒有說出口來。

顏回把稀飯煮熟了，先搗了一碗來陳在孔子的面前。孔子這時候又存心來試驗顏回一下，看這人究竟虛偽到了怎樣的程度。

孔子說：「回呀，我剛才夢了我的父親。（不用說是聖人臨時扯的謊。）有飲食要先敬了長上，然後再吃。你替我在露天爲我的父親獻祭罷。」

顏回趕快回答道：「先生，今天的飯，是不好拿來敬神的。」

「爲什麼不好拿來敬神？」

「我聽先生說過『桑盛必潔』，今天稀飯不乾淨，不好拿來祭神。」

「爲甚不乾淨呢？」

「剛才我揭開鍋蓋的時候，飛了一團烟渣進去。我趕快用指頭把它拈了起來。但丟掉又覺得可惜，我的指頭也燙了，所以我便送進了口去……」

孔子聽到這裏，才突然「啊哦」地嘆了一口氣。他趕快搶着說：

「好的，好的，回呀，你實在是一位聖者，連我都是趕不上你的。」

他說了又對着弟子們把自己的一片疑心和對於顏回的試驗，和盤告白了一遍。

孔子藉着這一番的告白，來和緩了他自己良心的苛責。但他同時更感受着一種下意識的安慰，是說：

——我的領袖的尊嚴，並沒有受傷。

（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草此。此故事出處，見呂氏春秋，審分覽，任數篇。）

孟夫子出妻

作者白：這篇東西是從荀子解感篇的「孟子惡敗而出妻」的一句話敷衍出來的。敗是敗壞身體的敗，不是變有敗德之意。讀荀子原文自可明瞭。孟子是一位禁慾主義者，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因為這件事情一向爲後世的儒者所淹沒了。而被孟子所出了的「妻」覺得的尤可同情的。這樣無名無姓的做了犧牲的一位女性，我覺得不亞於孟子的母親，且不亞於孟子自己。

孟夫子一清早起來，打着赤膊在園子裏養他的「浩然之氣」。他把兩手按着肚皮，就像雄雞要叫的一樣，把頸子伸起來向後屈，仰望着天，閉着嘴用鼻孔納氣，有得五秒鐘的光景，用口吐出着把頭復還原位。就這樣反復着在一吐一納。當他納氣時，他那瘦削的胸廓從凹陷下的肚皮上挺出一片片的肋骨，是可以數得清楚的。那種的工夫，在古時候的人是稱爲「熊經鳥申」，直譯出來是說「老熊吊頸，公雞司晨」，意譯出來就是「深呼吸」。

但他深呼吸了好一會，頭腦總是昏濛濛的，就像在頭骨下面有一張布帕把腦髓包裹着了一樣。鼻也發燥，眼也發乾，他的目的是要保存着那清涼涼的「夜氣」，而在他的全身中却瀰漫着一團的燥氣。他的四肢也無力，特別是十個指頭，那裏面就像有微溫的湯水在鼓脹着的一樣。

這理由他自己是很明白的，他突然嘆息了一口氣來：

——「啊，我的精神如能像那蟬子的聲音那樣的清冽而玲瓏呀！」

他羨慕起在園角上的一株桑樹上叫着的蟬子，自然在孟子的時代人還沒有知道凡是昆蟲的作聲其實是含有性愛的要求的。

——「先生，飯已經弄好了，請上來吃早飯啦！」

年紀怕正當三十的孟夫人和孟夫子成一個極端的對照，伊和那夏天的清晨一樣，豐滿而新鮮。伊上面穿着白色的葛衣，下面穿着綠色的布裙，打扮得就有點像現今的朝鮮婦人。伊打着赤足，捧着一個食案，走到臨着園子的廊沿上來，請孟夫子上來吃飯。

孟夫子不大高興地把頭掉過來看了伊，蹙着額，只把頭點了一下沒有作聲，但他那無力的脚也被拖着，走上正房來了。他先進側室去穿上了衣服，又回到正房來坐在正中處。孟夫人所安好了的席上，這席不用說並不是如後人用的桌椅，乃是字的本義所表示的席。古人的席地而坐的起居，現今還在「日本」這座活的古物館裏而保存着，凡是到過日本，或看過日本生活的照片畫片的人，請把來提倡在眼前，便可以彷彿得孟夫子和夫人的生活情景。

孟夫人在這時候又從廚裏捧了一個小小的飯甌來。

孟夫子雖然是窮人，但他是儒者，是很講禮節的——這樣的表現却未免太硬，實則古人的所謂講禮節就是現今人現說的「玩點官派」說得更摩登一些時，便是要發揮些貴族的風味。因此他是正襟危坐着，讓和顏悅色的孟夫人跪着在一邊替他盛飯。孟夫人不用說是不敢和他一道吃的，要等他吃完了，收拾下去，在廚房裏面自己背着吃。就是盛飯時也不能用親手授受，要用木盤來作中介，遞木盤時也要埋着頭，雙手捧出去。

——就在那樣的情景中，孟夫子吃飯。因為他喜歡淡泊，也喜歡吃魚，吃得倒也簡單，是一杯魚羹，一碟薑片，一盤涼拌的綠豆芽。這都是孟夫人所經心做出的潔白瀟灑的菜。然而菜雖瀟灑，而孟夫子却吃得異常矜持，他的視線只筆直地由飯碗移到食案，又由食案移到飯碗，把跪在旁邊的夫人竟連在眼角上也都不掛一下。

這是什麼道理呢？孟夫子是那樣的頑冥，那樣的把孟夫人看不起嗎？是孟夫人有了什麼失德？不是的，都不是的。這理由在矜持着的孟夫子和怡悅着的夫人都是很明白的：因為昨晚上的情形和今晨的是全然不同。昨晚孟夫子愛撫我們

的孟夫人不是就給喫甜瓜的一樣，連漿液的一滴都要愛惜的嗎？然而，就因為有昨宵的愛撫，故爾有目前的矜持，事實本是這樣矛盾着的。

原來孟夫子立志要爲聖賢，他的入手的大方針便是要求「不動心」，要求「存夜氣」，然而在他夫人的身旁，特別是在夜間，他的心却不能够不動。動了，在第二天清早便一身都充滿着燥氣，他心目中的孔夫子便要來苛責他，於是便有這矜持的脾氣發作起來。他盡力矜持，他的夫人便愈顯得天真，在人格上不只高他數等，這使他倍感着自己的劣敗。尤其使他難於支持的，是他的夫人要遵守禮節跪在他的旁邊，使他的眼睛一點也不敢正視。然而不正視也不濟事。他夫人的全身，那赤裸的全身，其實是充塞着他的感官的全部。那從葛衫下鼓出的一對隆起的乳頭，那把他的祕密什麼都看透了的一雙黑曜石般的眼睛，那和怡，那柔軟，那氣息，那流線……他就給受了千重的縛束一樣，一點也動顫不得。

——啊啊，惡魔！我是孔夫子的弟子，不是爾的弟子啦！

他一面吃着飯，一面在心裏這樣反復着叫。

當他快要將第一碗飯吃完的時候，他的夫人又恭敬地把托盤遞過去，要接他的飯碗。但他再不能忍耐了。他硬着乾燥的喉嚨說：「請爾下廚房裏面去，盛飯讓我自己盛！」

孟夫人早就覺悟着他是有這一着的，和順地向他行了一個禮，把飯甌移近他身旁，照着他的吩咐走下去了。

然而孟夫子的發作却沒有因此而解消，因爲伊所留下的氳氣在伊走了之後却專門在他的嗅覺上作用起來。無論梳盥，飯甌，菜蔬，他身上穿的衣裳，他手中拿着的竹筷，一切都有他夫人的氣味，那似香非香，似甜非甜，似暖非暖，有點令人發痒的氣味。孟夫子急得漲紅起了面孔來，把碗筷一擲，一翻身向着背面的壁上掛着的孔子像叩起了頭來。

「孔夫子喲，孔夫子喲，爾提挈我，提挈我！我一定要做爾的弟子。我知道，爾是把夫人出了的，爾的兒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爾的兒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我是孔門的嫡傳，這一層我無論怎樣要學到。爾請保佑我，給我以力量，使

我今天就得和我的夫人斷絕關係，使我得以成爲聖人之徒。」

他發出了哭聲來在那裏禱告着。他的夫人在聽見他擲碗筷的時候，吃驚着連忙跑來看他，不料跑到隣室來，却聽見了他的這番禱告。伊躊躇了一下，但終於決了心向孟夫子面前走去。孟夫子還伏在聖像前的席上，沒有擡起頭來。

「先生，爾怎麼了？」孟夫人跪在剛才跪過的東西，躊躇了一下，這樣問了一聲。

孟子到這時才突然吃了一驚地把頭擡了起來，眼圈子有點微紅。「我叫爾到廚房裏去，怎的又轉來了？」他反問着。

「我沒得到先生的命令便轉來，很是失禮，但是，先生，爾請饒恕我，我轉來的時候聽見先生又在禱告。」

孟夫子沒有說話。

「前回先生生氣的時候，我不是向先生說過，請先生把我當成先生的弟子或僕人，讓我在先生面前服侍，先生不是許可了我嗎？」

孟子隔了好一晌回答不出來。

「先生，爾不要把我看成爾的妻，也不要把我看成女子，這是辦不到的嗎……先生的周圍沒有我，我恐怕先生不會方便的……先生，爾真的把我當成弟子或僕人啦。」

孟子長太息了一番，自語一般地說道：「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這是孟子所愛說的話，只說了一半便沉默着又把頭埋下去了。聰明的孟夫人是理會了他的意思的，曉得他這時把魚來比女色，把熊掌來比聖賢，二者不可兼得，他是想舍老婆而取聖賢的。

孟夫人到這時候，覺得孟子笨實可憐了起來，伊向他動了一番女性愛，覺得這個聖賢非由伊產生出來不可，便是決了心要成全他的意志的。

「先生，爾的意思我是明白了，我是要順從爾的意思的，我今天就可以離開先生回到我的娘家去，我日後做女工也可以過活，萬望先生務必成爲聖賢。」

孟夫子把頭垂着沒有說話。

「先生，爾請繼續用飯啦。」

孟夫子依然沒有作聲，只是把頭搖了一下。

「那嗎，我好撤下去。」

夫人說了行了一次禮，把飯甌加在食案上一並搬下去了。

孟子依然在把頭埋着，但他這時候的矜持已經老早地輕解了，他在他的夫人的行動中看出了他的已經死去了的母親。他自己覺得慚愧了起來。他一覺得慚愧，便感着了一個不小的恐慌——便是他的夫人一走，所有油鹽柴米的經理，該什麼人來承辦？他到這時候，才覺悟到了一個極淺顯的真理：一個人要成爲聖賢，乃至要想行深呼吸，都是有別的人作着些低賤的勞動來殿底的。

他低徊着想了怕有二三十分鐘的光景，最後是決了心走到廚房去，要向他的夫人轉圜。

但待他走到廚房時，看見廚房收拾很乾淨，而他的夫人却不見了。他的恐慌愈見增加了起來，「伊真的就不告而去了嗎？」他在心裏驚疑着，把壁上掛着的孟夫人的一件下廚的圍腰取了下來，捧到鼻端去，盡力地聞，感受着怎麼也說不出的一種憧憬。

正當他陷沒在那種憧憬的時候，孟夫人由外面回到廚房來了。伊看見孟夫子在捧着伊的圍腰，伊連忙的說：

「先生，爾用不着親自下竈啦。我剛才打背道向萬章先生家裏去來，我拜託了他家裏人以後每天關照先生的衣食，他們立刻便要來看先生的。」

可憐，孟子就像一個乖覺的小孩子做錯了事向母親求饒的一樣，他把圍腰拋開，突然在孟夫人面前跪下去了。

「師母，爾不去，好麼？我剛才的話是不足數的。」他兩手抓了伊的兩手。

孟夫人趕快把他攙扶了起來，伊那雙黑耀石的眼睛，加上了一番潤澤的光明。

「不，我多謝爾，先生是天下，不是我一人所能私有的。我留在這兒，於先生沒有好處，我走，於先生有好處。只要於先生有好處，就是向火裏去，我也要去。」

孟子在這樣很尋常的話中，却深切地感受了啓示。他平常口口聲聲地在講仁說義，誰知道他的夫人並不立言說，已經在實踐躬行。他頓時感覺得他的夫人，好像比孔夫子還要偉大。孔夫子能够周遊天下，去宣傳他的教義，恐怕也是孔夫人之所賜罷？假使孔夫人不讓他說出就出，他豈不是會有家庭之累？是的，不言而行，實踐！實踐！我與其去遠師孔子，我應該近法我的夫人……

外面萬章來了，孟夫子只得和他的夫人分了手，走出了廚房來，但他此時的心中已經醞釀着了率領着萬章們到齊梁諸國去宣傳教義的計畫。

秦始皇將死

秦始皇又發了羊兒瘋，在船上突然倒了。

那是他的五十歲的那年的七月，他帶着丞相李斯，東府令趙高，少子胡亥巡遊了雲夢會稽琅玕和芝罘之後要西回咸陽，正在渡着舊黃河的平原津的時候。因為時當盛暑，在他所坐的大船上他的座位的兩側安置着有兩個巨大的青銅冰鑑，盛着有很多的冰塊。他正和着幾位親幸的宦者在唱他所喜歡的仙人詩，突然倒了下去，後頭打中在一個冰鑑上，把冰鑑打翻了，四處都濺的是冰塊。

這位不可一世的暴君，可憐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是殘廢者。他幼時是一位軟骨症的孩子，時常患着氣管支炎，所以他長大了來別人說他胸部和鷺鳥一樣，聲音和豺狼一樣。①僅僅這樣的一點殘廢，倒還沒有什麼，但他還有一種殘疾在他的腦膜裏面，自壯年以來便時時有羊兒瘋的發作，近來是發作得愈見厲害了。

因為小時便有殘疾，他是被人嬌養慣了的，而且有了這些殘疾，雖做着元首也沒可如何，其結果是誘導出了兩種反常的行爲：一種是仇視別人的健康，養成了嗜殺的暴虐性；一種是迷信神仙，甘心受方士們的欺騙。

他這回正在唱着仙人詩，突然爲發作所襲，便倒了下去。

宦者們是習慣了的，看着他的顏色翻白，嘴唇轉青，口中湧着白泡，和死狗一樣在四濺着的冰塊中橫陳着，倒也沒

①古人用天然冰，盛冰的盆稱爲冰鑑，這樣的古器在現今都還有遺存的。

②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尉繚說「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顰鳥膺，豺聲」第二項今稱雞胸，是軟骨症(Brachitis)的特徵。